





路史國名紀信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漢國

惡呼秦為不道喪亂先王之法制隳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茲世立經常簡易之法者一切壞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首正之修禮法立親賢使遠近大小咸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



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之使子孫天下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爲未遠經界封略必猶可攷城邑郊遂必有存者柰何高帝不知稽古除嬴威項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仄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敝而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有爲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迹當熄霸道當興天不啓其衷邪不然渠若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亡足道比之晉唐則爲近古因錄之以備采監

鄴屬沛

平陽河東

宣平

絳河南

舞陽潁川

曲周廣平

魯魯國

汝陰汝南

潁陰潁川

陽陵馮翊  
楚漢春秋作陰陵

信武

安國中山

棘蒲

清陽史記楚漢春秋同固作清河  
清河郡清陽縣也云郡非是

廣平臨淮

汾陰河東



陽都 地道記云屬臨淮

曲成 涿

博陽 汝南

梁鄒 濟南

鄒 薄梅反屬扶風楚漢春秋作城志闕地道記在北地索隱芳切

都昌

武陽

獸次 地道記屬平原後屬樂陵國

成 涿

城父 沛史故城

阿陵

涿固作河陵

廣 地道記廣縣屬東莞史漢表作廣巖誤呂歐謚杜壯為巖爾

河陽

河內

蓼 六安

費 東海

聊城 位次聊城侯史漢並作平侯

高苑

千乘 史第四十一固第四十二

隆慮 河內

臺 臨災臺鄉縣

貫 鉅鹿

海陽

南越

東茅

固作東茆 史漢皆作四十八

柳丘

勃海

丘丘

魏

東武

琅琊

樂成

宣曲

關 隱云

魏其

琅琊

昌武

絳陽

固作終陵關

曲逆

如字杜中山以水曲而西流為名章帝惡之改曰蒲陰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按別有曲遇杜河南木音舉隅見高紀明作遇

菌

求隕功固作鹵闕按先得南陽侯則南陽地

復陽

南陽應劭云杜桐柏山下復水之陽

猗氏

河東

祁 大原

偽陵

博陽

彭城

平定

故市

河南



高粱

關

史漢皆在六十六

什邡

廣漢

柏至

辟陽

信都

高京

涿宜是長沙安平惟宣封長沙孝王者屬涿

留

彭城

南安

犍為又隸建安

平棘

常山

北平

中山

肥如

遼西

安丘

北海

襄平

臨淮

朝陽

南陽

彭

東海

清

東郡

疆

甯陵

陳留

祝阿

平原

煮棗

宛胸

梧

彭城

堂陽

鉅鹿

甯

濟南甯陽

張

廣平

紀信

棘陽

南陽

高胡

陽阿

上黨

龍

盧江龍舒恐非當是大山龍也表龍陽臨淮

下相

臨淮

堂邑

臨淮

新陽

汝南固作信陽

營陵

北海

廣阿

鉅鹿

戚

地道記屬東海

椁

扶風固作柁

磨

固作歷非歷在信都

武原

吳房

汝南故子房國

繁

魏郡繁陽固作平

汾陽

大原

各史

國名記

三



高陵

琅邪 史漢皆在九十二按磨侯已九十二

深澤

中山

宋子

鉅鹿

闕氏

安定

中水

志屬涿應云易滌二水之中地道記屬河間

杜衍

南陽

赤泉

司馬正以為南陽丹水謬

涅陽

南陽

穀陽

史漢作穀陵

甘泉

固作景侯

須昌

東郡

長脩

河東位次作平信侯

昌

琅邪

成陽

汝南

平州

地道記屬巴郡

壯

或作莊

郎

南郡按周成誰字解詁音蹏

恭

河內

開封

河南

臨轅

禾成

東陽

臨淮

陽羨

丹陽

軟

江夏

平臯

河內

土軍

位次成信侯也包愷云西河土軍縣

汲

河內

豪

山陽

中牟

河南

戴

苗也章帝曰考城

德

志闕表在濟南

上邳

王

朱虛

王琅邪

衍

震陽

汝南續漢書作滇陽

期思

汝南

便

桂陽音鞭

義陵

一作義陽義陽在汝南

桃

信都

沅陵

武陵



陸量

如淳以為江南陸梁地

平都

東海按永和中平都國乃安平也屬長沙漢表在百十史無次第

歟

臨淮即貫陽

陽夏

淮陽

淮陰

臨淮

芒

沛

任

廣平

棘丘

江邑

離

鄧弱封史失其始末固去之

羹頡

音曼固作頡羹非詳史表世家

合陽

馮翊

沛

沛

周呂

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非濟陰有呂都縣又封今

建成

沛

平

河南二在費之下

高皇帝五年威項趣定功行封六年十

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侯之位次

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高后二年

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

之宗廟副在有司今以其次錄之

史漢表傳

互有不同其侯國本百三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戚合陽羹頡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然按平定梧軼上邳朱虛便沅陵平都八國非高帝所封固表末云百四十七又云百五十二皆誤多矣夫封功勞建

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

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人不議而天下

定按畱侯良曲逆侯平勛業之具在漢



亡以出其右者乃不得豫於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然顯據第三及后叙定良居六十二平次四十七而淮陰信且紕于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平淮之功固非李愬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槩矣而憲宗乃以愬妻皇族命段文昌改立碑頌歸功於愬於是議者蠶午夫以度之功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士功名之念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亡私者可以為天下漢之封法既不善矣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亂顧可得乎李國四百里據亂可乎夏商周皆不及也

筑陽

武陽

蕭鄉

右三鄴之屬一更有紹陽

南宮

信平

睢陽

樂昌

右四宣平之屬

脩

史漢作條音同

平曲

高城右二絳之屬

繆

曲成之屬

重平

魯之屬

臨汝

穎陰之屬

各史

國名已言

七



安陽 汾陰之屬

夜 東萊

垣 河東 右二曲成之屬

塞 臨洮 博陽之屬

鄆 沛十三州志音多 鄆之屬

池陽 鄆之初封

節氏 右成之屬

南 河陵之屬

巢 費之屬

癸婁 宣曲之屬

繩 高京之屬

岷山 河陽之屬

江鄒 汾陽之屬

史 溧澤之屬

臨汝 赤泉之屬

陽平 長脩之屬

泰山 德之屬

張 芒之屬

令 榮陽見地道記舊云謚 非 美頴之屬

吳 合陽之屬

酈 一作鄆 周呂之屬

胡陵 建成之屬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者 惡呼漢

之諸侯可謂真不幸矣方高帝之封也

其封券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

以永寧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之

白馬之盟可謂惠矣柰何高帝不學而

高帝生知未 可以不以學

牆不能講禮制度與為長久計上亡道

漢平長久唐 宋強盛矣

揆下亡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

一旦得國正猶酈人之驟獲放意酒色



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時民歸戶息富  
厚什伯于前矣為子孫者惟宜講禮修  
樂以樂其生而乃驕忘其先亡競競於  
苛世之禁隕命亡國匹匹相繼洎武後  
元異姓耗矣耗音毛無也或絕失姓或乏亡  
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  
而死為之傳尸傳音轉卽是胔之豈惟在  
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惠之  
之道亡制以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  
衍其初咸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  
愚與異姓雜仕或流困民間繇此而言  
開國之君其可不知所以惠之之道而  
為之善後者乎

扶柳

信都

樂平

松滋

廬江固作祝茲非別有  
呂瑩八年為祝茲侯

俞

呂成

一作昌成

建陵

東海

腫

東萊 史作鍾

博成  
中邑

山都

成陶

勝 沛

祝茲 琅邪

醴陵 長沙

各史

國名紀言

九



東平 東平

不其

右高后封

壯武 膠東

汴陵 史作波陵

黎 東郡

弓高 營陵

襄城 魏一云潁川非

軹 河內

南皮 勃海

周陽 上郡

俞 鄉名在常山

遽 鄉名在常山

商陵 臨淮

建平 沛

山陽 或作陽山

垣 河東 固作桓非

容成 涿

范陽 涿

亞谷 漢表在河內

浚 沛

漢陽 信都 樂昌

陽信 勃海 固作信陽在新野

樊 東平

南澗 河南有澗亭音程

餅 琅邪

按道 濟 又龍額後分按道

故安 涿 清

章武 勃海

鄒 史作濇都固作鄒鄒太原邑非也 按史古本為濇鄒則齊封田嬰者

右文帝封

江陽 東海

新市 鉅鹿

建陵 東海

平曲 高城

安陵

道 涿

易 涿

翁 內黃

塞



魏其 琅邪

隆慮 河內

周陽 上郡

長平 汝南

冠軍 南陽郡 漢表在東

樂通 高平 一云臨淮

富民 蕪

葛嶧 龍額 汝南非豫章者

陰安 魏 發干 東郡

南陽 樂平 內黃

冠陽 翁 武陽

特軼 南陽 史作持裝 親陽 武陽

若陽 平氏 平陵 武當

岍頭 皮氏 涉安

昌武 舞陽 襄武 隴西 襄垣

樂安 琅邪縣 漢表在昌 合騎 高城

涉軼 齊 漢表軼在 從平 昌邑

隨成 千乘 博望 平陽

衆利 在陽城姑莫 潦 舞陽

宜冠 昌縣 輝渠 魯陽鄉名

蓋 勃海

武安 魏

右景帝封

平津 高城

周 長社

牧丘 平原

南奔 茂陵中書同此本字匹孝反 衛青傳作宛說文柳宥反

龍額 汝南非豫章者

發干 東郡

樂平 內黃

翁 武陽

親陽 武陽

平陵 武當

涉安

襄武 隴西 襄垣

合騎 高城

從平 昌邑

博望 平陽

潦 舞陽

輝渠 魯陽鄉名



泥野

平原

下摩

在猗氏固作摩

潔陰

順梁

韋昭作澤渠云皆魯陽鄉名班固作

輝渠然上二年僕多方侯故孔文祥以為一邑封二

河綦

濟南

常樂

濟南

符離

在沛朱虛固作邳離

義陽

平氏

壯

東平固作杜非

衆利

為諸縣

湘成

陽成

散

陽城

臧馬

朱虛

廩

南陽舞陽

術陽

下邳

龍亢

譙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曰龍有亢者誤龍乃魯城

成安

陳留漢表在邳

昆

鉅鹿

騏

河東北屈

梁期

魏

將梁

安道

南陽

隨桃

南陽

相成

堵陽

海常

琅邪

北石

濟南固作外石

下酈

南陽固作酈非

繚婁

御兒

越

開陵

臨淮

臨蔡

河內

東成

九江

亡錫

會稽

涉都

南陽

平州

梁父

荻苴

勃海音秋蛆

澧清

齊音且畫索隱音獲非

驪茲

琅邪

浩

各史

國名紀言

十三



鞞

河東即狐鞞今隰之末和縣鞞一作鞞徐作執俱非

幾

涅陽

南陽漢表作濟

海西

新時

齊

承父

東萊

稔

濟陰

重合

勃海

德

濟南

題

鉅鹿

邳

河內

轅陽

清河

當塗

九江

蒲

琅邪

富民

蘄

右武帝封

博陸

漁陽文穎云無此縣

安陽

汝南

桑樂

千乘

宜春

汝南

安平

汝南志屬涿

富平

平原

陽平

東郡

稔

濟陰今成陽有稔亭

建平

濟陽

宜城

濟陰

弋陽

汝南

商利

徐

成安

潁川

平陵

武當

義陽

平氏

右昭帝封

平丘

陳留

漢表在肥城

昌水

於陵

陽城

漢表在濟陰陰乃成陽陽城屬潁川汝南二郡

爰氏

單父

扶陽

在沛之蕭

平恩

魏

各史

國名已言

一三



高平 在臨淮柘

樂昌 汝昌

邛成 濟陰本屬濟南

將陵

博望 平陽

博陽 汝南南頓

西平 臨淮

爰戚 山陽

博成 淮陰

平通 博陽

合陽 平原

歸德 汝南

義陽

樂平

右宣帝封

樂安 僅

右元帝封

高陽 東莞

成陽 新息

定陵 汝南

平昌 琅邪

陽城 汝南與潁川陽城別

安平 長沙

平臺 常山

樂成 平氏一云南陽城

建成 沛

長羅 陳留

鄴 河南何之玄孫封本紀名係

高昌 干乘

都成 潁川

安遠 在潁縣

信成 細陽

陽都

冠陽

陽平 東郡

義成 安平見上

安昌 汝南

安陽 平陽原

高陵 琅邪

殷 沛韋昭云河內



宜鄉

汜鄉 南陽

博山 順陽

安成 汝南

武陽 郟

平阿 沛

成都 山陽

紅陽 南陽

曲陽 九江

高平 臨淮

新都 南陽

駟望 琅邪

延鄉

新山

童鄉

樓虛

右成帝封

陽安

孔鄉 夏丘

平周 湖陽

高樂 新野

高武 杜衍

楊鄉 湖陵

新甫 新野

汝昌 陽穀

新陽 新野

高安 朱扶

方陽 龍亢

宜陵 杜衍

長禹 濟南

右哀帝封

扶德 贛榆

扶平 臨淮

廣陽 南陽

承陽 汝南

褒魯 南陽平

褒成 瑕丘

賞都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間有附在前者又不數焉太平御覽孝平時郡國百三十二侯

國二百四十一有一元始五年而後雖稍封繼亡

足紀者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驃

之類名亦詭矣自高帝以侯生為平國君婁敬為奉春君而後

有劉胡子光武亦有鐫胡侯其有功德侯者為朝侯自通者為徹侯通侯也其

待祠无朝位者為侍祠侯食關內者為關內侯又有倫侯若建成侯趙亥昌武

侯馬母擇者但有封名无食邑霍光之封博陸亦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至

立名號侯鄉公亭侯亭伯之類故樊子盖以功濟天下遂有濟公之號皆不足

法且多匈奴方士雜筮其間封法壞焉

瞻宅闕陵博望成安宜春安陽冠陽陽平博成周陽俞樂安高平建平富民承父眾利輝渠翁皆兩封樂平義陽二封惡呼高帝封功臣

信誓之辭事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

輕議哉武帝乃以耐金文致奪之不數

年間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大初之年

異姓漸盡封威紹絕時也不幸帝且殘

忍動以法繩獨雞意鹿一切耐除或一

歲誅或再歲斬籃雞胥悸圈兎交驚吾

何以觀之哉喜有國家者其母以若所

為也



漢魏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爲明雌亭侯  
裴松之疑時列侯無鄉亭之爵孔衍之  
謬然劉備傳謂中山勝之子貞亦元狩  
六年封陸城侯按貞封乃元鼎二年此  
亦誤

漢王子國

惡呼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亡有與漢俱存者矣歐  
陽子云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五十三後世不  
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枝崇屏衛雖其敝也有未大  
之患而猶崇獎扶持歷四百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  
皆不足矣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  
其子孫咸列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  
姓雜仕入居尚書出爲督刺故雖天下分列而猶俞  
於它人高帝時梁楚燕趙出入缺望一皆異姓之憂  
而所恃者惟宗族昆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甫侯而



諸侯莫敢非未大之禍固始謀之不善而非封建之  
未敝豈可芘焉而縱尋斧哉文帝封梁王城陽災川  
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封廣陵高密廣陽諸國  
比莽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有及莽世又年淺亡  
足論徐鄉嚴鄉武平陵鄉之徒忿然以誅莽死亦足  
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亡有及建安末者豈非  
天馱漢德而先蔑其人邪抑人事之不旣邪鄉使絕  
除輒續與爲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而漢祚亦  
未必旣如此也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修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

襄城

潁川

軹

河南

壺關

上黨

昌平

上谷

右惠帝子封

贅其

臨淮

東牟

東萊

管

滎陽

斥丘

魏史斥作爪固作氏皆非

營

楊丘

楊虛

枋

平原

安都

平昌

平原

武成

白石

金城

各史

國名已言

右齊之分



阜陵 九江

安陽 馮翊

陽周

東城 九江 右淮南之分

以上文帝封

平陸 西河

休

沈猷 高苑

宛胸 濟陰

棘樂

右楚之分

乘氏 濟陰

桓邑

右梁之分

以上景帝封

茲

琅邪鄉名 右河間

安成 豫章

宜春

豫章

句容 丹陽

句陵

長沙 固作容陵

杏山

浮丘

右楚

廣戚

右魯

丹陽

蕪湖

盱眙

臨淮

湖孰

丹陽

秣陵

丹陽 史作秣陽

睢陵

固作淮陵 右江都

張梁

右梁

龍丘

琅邪

劇

北海

壤

固作懷昌 琅邪 史作琅邪

平望

北海

臨泉

琅邪 史作琅邪

葛魁

北

益都

北海

平酌

北海 固作平的

劇魁

北海

壽梁

壽樂

平度

東萊

宜成

平原



臨朐 東海 右菑川

靄 東海

東莞 琅邪

辟 東海 右城陽

辟文 南郡

封斯 常山

榆丘

襄囂 廣平縣

邯鄲 魏

朝 朝歌

東城 九江

陰成 右趙

廣望 涿

將梁 涿

新館 涿

陸城 涿 本作陸

新處 涿 右中山

蒲領 東海

西熊

棗強 清河

卑梁 魏 史漢作卑梁

房光 魏

距陽 魏

婁安

阿武

參戶 渤海

州鄉 涿

平成 南皮 史作成平

廣 渤海

蓋 魏一云蓋胥志在大山 右河間

陪安 魏 固作陰安

榮簡 在平 固作榮關

周望 史作周堅

陪 漢表在平原

葭 平原 固作前

安陽 平原

五據 泰山

富

平 河南

羽 平原



胡毋

泰山右濟北

離石

西河漢表在上黨

邵

山陽

利昌

齊

蘭

西河

臨河

朔方

隰成

西河固作隰

土軍

西河

臯狼

臨淮

斥丘

平原斥史作千固作千非右代共

博陽

汝南右齊

寧陽

濟陽甯陽也

瑕丘

山陽

公丘

沛

郁根

盧黨切韋昭云屬魯

西昌

右魯

涇城

在辛處固作陸地是劉備傳作陸城亭侯右中山

邯平

廣平

武始

魏

象氏

韋昭云鉅鹿縣

易

在鄆屬涿右趙

路陵

南陽史作洛陵

攸輿

長沙攸縣是南陽无之

表在

茶陵

非長沙

固云在桂陽

建成

豫章

安衆

南陽右長沙定

利鄉

馮翊

衙縣亭名

有利

東海

東平

東海

運平

東海

山州

海常

鈞丘

固作駒丘

南城

廣陽

頓丘非

史漢作廣陵

莊原

固作杜原右城陽共

臨樂

勃海

東野

高平

平原

廣川

右中山靖



千鍾 固作重侯在平原 披陽 千乘

定 勃海 稻 琅邪

山 勃海 繁安

柳 雲 琅邪

牛平 東萊牟平也 柴 泰山 右齊

柏陽 中山 史保州清苑引漢祀 柏陵紀無之表伯暢非樂 鄣 常山 右趙

乘丘 深澤 一作桑丘 高丘

柳宿 涿 戎丘

樊輿 涿 曲成 涿

安郭 涿 安險 中山

安道 一作通 右中山 夫夷

舂陵 南陽 都梁 零陵

洮陽 零陵 未陵 零陵 今未州固作衆 一作泉陵右長沙

終弋 汝南 右衡 麥 琅邪

鉅合 平原 昌 琅邪

蕢 琅邪 本作蕢 雩葭 琅邪

石洛 琅邪 固作原洛 扶滯 琅邪 索隱音浸固 作俠術

挾 枋 平原

父城 遼西 漢表在東海 校 志闕 或云琅邪被

庸 琅邪 翟 東海



鯁 襄賢

瓠 北海注與瓠同非  
按韋昭諸繫反

東淮 北海

涓 涓陽漢表在東海  
是 按南陽有

廣饒 齊

翁閭

襄陵 河東鉅鹿

魏其 琅邪

高樂 濟南  
右齊

沂陵 東海  
右廣川

漳北 魏

南陵 臨淮

安檀 魏

栗 沛

獠 鉅鹿

澎 右中山

松茲

蘭淇

良成

南曲

彭 東海

虛水 琅邪

拘 千乘 史作拘非

陸 壽光

餅 琅邪

甘井 鉅鹿

臯虞 琅邪

祝茲 琅邪

參醜 東海

沈陽 勃海  
右河間

南嶽 鉅鹿

鄆 常山

爰戚 濟南

汶

擲裴 東海  
右趙

以上武帝封

溫水

容丘

蒲領

高城



路史

國名紀

三三

成

涿 右中山

新市

堂陽 右廣川

江陽

東海 右城陽

以上昭帝封

朝陽

濟南

平曲

東海

南利

汝南 右廣陵

安定

鉅鹿 右燕

利鄉

常山

宣處

右中山

修市

勃海

東昌

清河

新鄉

脩故

清河

東陽

右清河

新昌

涿 右燕

邯鄲

魏

都鄉

東海

樂陽

常山

桑中

勃海

張

常山 右趙

景成

勃海

陽興

涿

平隄

鉅鹿

樂鄉

鉅鹿

高郭

河間 鄞縣 右河間

樂望

北海

成

北海

新利

南陽

柳泉

南陽 右膠東

復陽

南陽

鍾武

南陽

高城

右長沙

海昏

豫章 右昌邑

遠鄉

常山 右真定

廣鄉

鉅鹿

成鄉

廣平

曲梁

魏

平利

魏

平鄉

魏

路史

國名紀

三三



平纂 平原

成陵 廣平

陽城 濟陰

祚陽 廣平 右平干

東襄 信都

樂信 鉅鹿

昌成 信都

武陶 鉅鹿

歷 鉅鹿 右廣川

昌慮 泰山

平邑 東海

山陽 東海

建陵 東海

合陽 東海

東安 東海

丞 東海

建陽 右魯

高鄉 琅邪

茲鄉 琅邪

藉陽 東海

都平 東海

棗原 琅邪

箕 琅邪

高廣 琅邪

卽來 琅邪 右成

以上宣帝封

右孝文以來侯者二百七十有七其後

王者一十有五 東牟 楊虛 枋 安都 平昌 武成 白石阜陵

安陽 陽周 乘氏 桓邑 別封者七

武始 春陵 襄陵 別封者七

休分紅 離石分涉 藺分武原 隰

成分端氏 臨河分高俞 土軍分鉅

乘 斤夏 漢自元成政出王氏其矯偽

褒封者蓋百有五十見於班表年淺制



率亡足紀泊莽攝据封繼俞多亡以述

焉惡呼武帝發主偃之謀令諸侯王得

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侯者百

七十有七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

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元朔五年而王國遂弱此賈誼之策也故

善為計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

為五以封悼惠王之子淮南為三以封

厲王之子則誼之策略施行矣賈曰欲

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

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為二國及

思賈生言乃分齊為七淮南為三淮南

廬江衡山凡三城陽濟北濟南菑及乎

景帝因晁錯計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

豈可施之昔而不可行之今哉失於欲

速而不得其道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

其支郡三年楚來朝錯請誅之詔削東

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乃前二年趙

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子曰欲速則不

達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文宗急姦竅



父父子子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反者計非不臧惜乎其爲說之鄙也

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凡六十一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弟則然也兄爲天子弟爲匹夫則不足以爲國矣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之爾象至不仁封之有庠可謂親愛之矣然封之而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爲於國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嘗試率然而爲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恩固已汰矣然未幾何衰淫並起悉就夷威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非惟不能教而又反縱其爲及其有罪然後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乎昔者成王封康叔衛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戒之者



至矣。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汜爲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千數，其保於令終者蓋尠。况敢祈永久乎。然則爲之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社者，其可以不知德邪。

東漢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人禍矣，懼其禍而遂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皇帝時，韓彭黥豨販繒屠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寇鄧耿賈，高勳鴻烈，而所封食不過四縣，丁恭猶以不合古制，嘗迹其故。高祖自謀則拙，自戰則敗，平秦夷楚，惟韓彭是賴，故其爲報不得不厚。光武命將咸繇指授，從令則捷，違教則北，故其爲報不得不薄。高祖蓋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文；光武拘於勿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兩失矣。嗟夫！孝子慈孫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之徒，召或不至，故子房亟勸捐地，連城駢邑，蓋出一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欲一時



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者鄉使孝惠以來修明  
禮制日反于古顯宗而後稍正土宇以漸合乎中則  
三代之盛且復見矣惜乎就簡因陋而不知其要既  
得之復失之以棲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屏  
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同姓侯王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冲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焉見熊方

之表

紹興十五年進

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

絕國百三十有七十四年十子始為公

今可見者此爾

續志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注縣大者置

令一人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

雖然東京法蔑侯不

分茅長相內租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



降位博士下所謂猥諸侯也亡以述焉

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謂之猥諸侯中與循之其列

士特進朝侯雖正賀執璧治民如令長而不臣但納租秩

其如朝侯雖挺壁苴如本縣無宮室

社而土宇殺矣光武十王並列圻近顯

宗八子不芘遠民方之前朝地裁十一

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

東漢之末四海潰敝八方不能內侵則

衆建而少其地真令典也後志云漢初立諸王因項

羽所立諸王制地廣大且至千里惡呼周與漢皆封建

其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患周之

初基諸侯迷職而周以之彊及其末也

周惟成康而已昭王南征不復其強不怨漢也

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

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

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

不然天下亡不敝之事而人君有不敝

之術周之所以弱特自弱爾方千八百之建也且望之勛不過百里當此之時豈得尾大患哉成康諸侯而彊平桓諸



侯而弱果侯罪邪吳楚齊晉固曰疆大  
然猶迭主夏盟崇獎夾輔而不抵于速  
亡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經久之計  
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  
有纔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中故韓  
黥彭豨相繼叛逆蓋其始者既不善矣  
及夫主偃策行而諸侯已亡政有茅土  
者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衰成之際宗  
室弱極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鼎  
祚故予嘗謂周得之始而不制於終漢  
則首尾兩皆失之若光武者雖亡侯王  
疆大之禍而本枝之緩終以少固此董  
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亡忌而漢遂亡  
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返斯  
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然  
後可以還墜路而反全安之轍信非譎  
說

異姓侯

光武一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冲帝三

桓帝四十五

靈帝四十七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三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戚恩澤

封者四十五不得盡見矣

續志明章至順凡郡國一

百五為十三郡光武併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國四百餘為十三州理至于末加方桓帝時封賞逾

制內寵猥盛於是陳蕃充疏謂古諸侯

上象四七所以藩屏上國也高祖之約

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

以亡功傳賞一門之內侯至數人是以

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則封賞之失當其

禍乃如此也迨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

名在漢室所封之侯於曄書壽志可見

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茲用不錄

跋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常費辭而其壞也一言



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姤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姤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美矣然謂小信而天下服其禍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謨而常索其利姤於言句之外蓋智以言昏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為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憂不得行之一有行之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屬者披蘇文忠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罷侯置守而亡罪不可削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固柳子之說也又曰白書契以來臣弑君子弑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弑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此駭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為是說也牢其可搖乎封建之論其閣矣因竊稽之

漢當作周



禽獸奸義蓋皆出於衰周之世而諸侯之罹  
故者一皆有亡道之資其爭襲者蓋亡幾也  
傳可攷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  
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死者二十二如  
上所說者亡有焉諸王子侯爲國二百八十  
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  
罪除者百四十六以誅盡者三十二而惟二  
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有焉高帝功臣之國  
百四十有三惠帝之世又倍於此者百國凡  
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百一十有一  
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於賊其餘  
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弃狗者而如  
上所說者亡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隨啓  
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所  
說者尤亡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  
國除者纔二十數其誅其賊死若其建安之  
死者蓋八十而惟一死於奴如上所說者尤  
亡矣先生之言豈非過論乎故君子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今夫世祿之家不無此禍余  
嘗聞之矣特事不聲於吏名不上於大夫有



不得而云爾是豈繇於世襲乎藉令實爾而其制利于君便於民而惠于後猶當右顧而行矧無是邪而曰李斯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必是以爲之解壬辰八朔書

封建後論

惡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爲治之具見其不可得而跋及而爲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爲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爲之也不恤一身之勞不憚百年之久而必爲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愆于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



夏周因於殷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惟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奈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亟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爲富國

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覩其有爲近利而不知利近者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爲爲能而以守常爲握躡循之爲常爭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隳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爲治者猶云復古交曰追治殊不知本旣拔矣而切切焉漑舊欲以青其柯而擷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邳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泆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爲建侯之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資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又憺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日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在得土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小其力而椰子乃

以爲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爲難制而郡縣爲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群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爲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促則匹夫叫呼不數十輩歷十數郡莫誰何者斗筲穿窬移國桎梏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



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鑿秦轍黃土宇建諸侯計非不肆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强大于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朝宁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爲之籟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仿鑿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內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復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爽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圉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護以典籤而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一申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壤子介宗悉援大鎮卽致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繇秦汜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惜歟斐疊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决也繇晉汜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



所以擾擾而治，憐歎斐亶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之東，後必西，鄉者誤之自今，必黑。此歷世寶臣播議建國立郡之大較也。曾中憤憤，曷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語，慨然以爲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于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已。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制，遂興建封國論，汔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崩壞之

帝尚閔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靖，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殲騎變藩鎮，包休蓼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卽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修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熟之所致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



辨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徒無益也。名臣傳請以誰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卒。

太祖武皇爰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虜威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謂虜寇內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計。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况復

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筭。固非末垂窮谷。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遼矣。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監司。悉罷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惟知通須奏。朝廷審授。運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



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上詔從之。既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于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承州薛慶和。與無爲授和州趙霖。並爲鎮撫使。旣而成。以舒蘄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吳使渾濬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那

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爲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爲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胡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權之利。賈易之權。悉以



昇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式

觀昔之譏著欲論定者衆矣。揚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孽孽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謂建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庚夕改者。乃小家之錡金老嫗之餅盆。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予爲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己。因併著異時之朕論。于後以俟。句它日必有能熟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熟其制。則無嘗試之



爲詳其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郭進爲洛州防禦使克西山巡檢以備并寇太祖言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石林燕語云知雄州捍契丹皆誤按建隆垂統錄云克西山巡檢前後二十年餘戰功居多而已賀惟忠以儀鸞使知易州威名震於北虜李謙溥隰州刺史在郡十年戎人

不敢犯其境內城以虢州爲慶州刺史在郡十餘年戎人不敢犯塞遵誨以散員都

虞侯爲通遠軍使後就拜羅州刺史兼靈州路都巡檢在軍十四年戎人悅附

當景德初陳貫建言李超守瀛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而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有可信然卒與敵遇則不知所爲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失得之機也是

年以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巡檢延祚州之大小姓自太宗朝以結虜中豪傑多得其動靜



利便故能久制戎虜此皆世襲之利也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爲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况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爲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蔑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爲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



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栢齊穆則以爲諸侯之失  
見卓魯龔黃召杜則以爲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  
百載守令數萬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  
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緇徒億萬豈無遠肇樊澄  
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筭  
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萬計三年大比  
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拔  
爲推首者而稀踈寥落之若此何且不知權輕重之  
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  
爲人臣貪爵位喪廉耻特不過異尊顯以爲身榮圖

世賞陷賊墨特亦不過爲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  
爲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  
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爲已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  
轉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汔不  
承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  
孫汔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  
化汔不行興禮樂而禮樂汔不立却夷狄而夷狄汔  
不享振風俗而風俗汔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  
奔競汔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糾亦可謂  
劬勩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



不知宗法之不可設，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汙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汙不立，以至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匱匱而汙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令布嚴肅能遵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遁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勞頰舌而耗煤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

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知者？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  
書太傅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聘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出國界者皆耐為司寇，如楊丘侯終陵侯之類是也。百里之內得備游觀，乃無所限，故得熟其風俗，人事今太守之出，限以二十五里，實無損益。齊燕之畏齊之割，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  
國邑備故生產，絀生

各史 國名錄 官居具故



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

解舍各具即為私家儀式具備今士大夫罷官乃營

私第掩奪問巷故苟

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

兵成

一國之內民自為守如今土豪四隣援助亦不過數百里內無復絕漠遠征離鄉失井生離死別

之患故人也

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

藩籬勢成

重重拱衛內外限隔

土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

舉復

百可里之間百年鄉社不待鄉里舉選朝廷皆自選是可知則不言可自復今合天下而欲行鄉舉里

通世務鄉舉復故士清修士清修故俗學止

必拔其材賢而

後試其實能則無泛濫猥進無用之學右選而後試故精今試而後選故濫故濫漏自然之理

官職

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

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

材實兼副自無僥倖之舉今無賢否惟資格舉主是視而欲不奔競是知人事

俸給散故貢

賦清貢賦清故鞭朴省

制方八里立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甸得三萬二千畝

至下士一丘一邑得二千畝私田不預國邑采地各足其祿在王朝無復俸給

胥吏恒故設

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

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守法令枉濫

自少亦所以全其賢

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

歸田

於民而賦入於卿大夫無勢力兼并之患田里既寬而上又有常勸則逐末者自少

宗廟立故

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

有國斯

宗廟立故子孫孝

子孫孝故宗族睦

有邑斯

姦兇盜蠹弱強難易隨地

區處必獲其施醴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

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為政有不煩

於上之屑屑京都內史特亦不過勤郵畿甸修其禮



樂謹方伯慮刑政以威懷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  
常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  
可措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  
胥吏決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  
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  
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爲特亦  
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爲注措  
每每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未弊與夫  
利之不利郡縣之弊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  
法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  
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譎  
寡廉鮮耻之爲爭奪自植乾沒兼并之患而逆送道  
途奔走費匄之勞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  
以隨去至於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  
俱不言而自正矣下有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  
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爲者輿服成妃子  
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  
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旣得自足其  
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  
修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抑何



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事剝取以貽  
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  
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  
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  
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爲  
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百五百里邪一國不  
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絃絃出  
出疑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  
疆大特疆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  
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疆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

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  
弱而實以疆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  
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  
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  
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滅熄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  
畱意而致之於是爾竊又諗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  
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  
會不能稽則隣封之接者因以認而有之逮其疆也  
適周之亂謾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  
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不備一同而今



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吳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鄞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建封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頽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其亦日孰遽盧渢區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邃謚者乎雖然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瘵瘵之疴而強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慊天下之事不可爲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而不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



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爲之魏徵馬周李百藥  
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嘗少究其  
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爲新特之說者乎茲  
予所以不憚毫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爲舉子誇哉直  
欲騰申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熟其利害  
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  
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  
也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  
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兒益昌聞之矍  
然喜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墮廢之人猶欲  
以著述開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  
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  
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爲永久不廢之業其爲  
之慮也長爲之法也信爲之惠也廣爲之治也精不  
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旣信之  
吏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爲  
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



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改以狙狂失守而在上者  
偃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而  
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  
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  
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  
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爲言人亦不信正由  
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  
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  
命嵯略皇恐

右謹具呈長源承政份賢友兄

五月日必正劄子



